

经典收藏

中国文学

全国百家名刊举荐
上榜经年畅销不衰

最新作品

排行榜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中国文学

最新作品

北京文学月刊社
老舍文艺基金会 主编

排行榜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/北京文学月刊社,老舍文艺基金会主编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5039-2297-4

I. 中… II. ①北…②老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7191 号

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

主 编 北京文学月刊社/老舍文艺基金会

责任编辑 斯 日

封面设计 威林雅仕
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cbs@126.com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7.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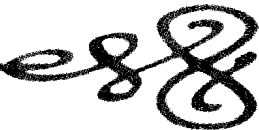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430 千字

印 数 1—8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039-2297-4/I·1051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

序

由《北京文学》始发起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已经历时6个春秋了。从那以后，文坛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排行榜步其后尘也搞了不少。但《北京文学》在“一本好看的权威文学杂志”的盛名下，裁剪就的这个连年的排行榜，无疑还是抱着那个“权威”的宗旨。与往年不同的是，这次的排行榜，我们没有重复性地在本刊上重新登出，而是将其集结成书——书中自有黄金屋，看官可以自己从里面挖出宝藏来。

尽管，当今的文坛上众声喧哗，各种派别、门类粉墨登场——各展出十八般兵器。但我们相信，我们的眼光还是独具的。这些个由各权威文学期刊推荐来的名篇佳作，不能说是绝对的慧眼识金（挂一漏万、遗珠憾玉的事也肯定有），但它起码是八九不离十的。这样，你可就在这一本书中尽览天下华章了。

有一本刊物说：读好小说是一种享受，那么你就读罢！

最佳中篇小说排行榜

《民工》	孙惠芬
《王小二同学的爱情》	北 北
《住读生》	彭瑞高
《蒙娜丽莎的笑》	何 顿
《有泪悄悄流》	齐铁民

最佳短篇小说排行榜

《司马的绳子》	叶 弥
《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》	尉 然
《白雪猪头》	苏 童
《花瓣饭》	迟子建
《水边的阿狄丽雅》	金仁顺

最佳报告文学排行榜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》 | 曲 兰 |
| 《大墙红尘》 | 孙晶岩 |
| 《东方蘑菇云腾空之谜》 | 舒 云 |
| 《莱蒙湖作证》 | 雯 子 |
| 《最后的拉宾》 | 徐焕忱 |

最佳散文随笔排行榜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半个父亲在疼》 | 庞余亮 |
| 《陪考一日》 | 莫 言 |
| 《等待随风而逝的爱情》 | 唐 韵 |
| 《生命热土》 | 庞天舒 |
| 《失踪的生活》 | 夏 榆 |

责任编辑：斯 日

封面设计：威赫雅仕



目 录

最佳中篇小说排行榜

- 《民工》..... 孙惠芬(3)
《王小二同学的爱情》 北 北(59)
《住读生》 彭瑞高(92)
《蒙娜丽莎的笑》..... 何 顿(141)
《有泪悄悄流》 齐铁民(215)

最佳短篇小说排行榜

- 《司马的绳子》..... 叶 弥(271)
《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》... 尉 然(284)
《白雪猪头》 苏 童(305)
《花瓣饭》 迟子建(315)
《水边的阿狄丽雅》 金仁顺(335)

最佳报告文学排行榜

《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》

..... 曲 兰(349)

《大墙红尘—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》(存目)

..... 孙晶岩

《东方蘑菇云腾空之谜》(存目) 舒 云

《莱蒙湖作证》..... 雯 子(405)

《最后的拉宾》..... 徐焕忱(462)

最佳散文随笔排行榜

《半个父亲在疼》..... 庞余亮(503)

《陪考一日》..... 莫 言(515)

《等待随风而逝的爱情》..... 唐 韵(520)

《生命热土》..... 庞天舒(53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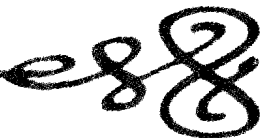
《失踪的生活》..... 夏 榆(539)

最佳中篇小说排行榜



- 第一名 《民工》/孙惠芬 3
- 第二名 《王小二同学的爱情》/北 北 59
- 第三名 《住读生》/彭瑞高 92
- 第四名 《蒙娜丽莎的笑》/何 顿 141
- 第五名 《有泪悄悄流》/齐铁民 215





■ 孙惠芬

民 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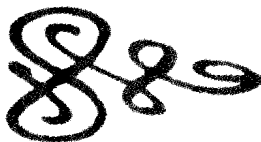
(原载《当代》2002年第1期)

那个不幸的消息灌到工地时,吃午饭的哨子刚刚响起。鞠广大在脚手架上,抹完最后一条砖缝,就听工地那边一声尖叫:“鞠广大,恁老婆死了——”

老婆死了,这是扎人心窝子的坏消息,可是在这个工地上,任何消息的到来,都仿佛刚刚建起的楼壳,赤裸裸没有丝毫掩饰:王均胜,恁外甥来啦;李金有,恁媳妇生啦。前些时一个叫刘长生的民工,儿子坐天禹号客轮遇难,民工们就一传十十传百地在工地上喊:“刘长生,恁儿子沉到海底淹死啦——”

这世界上的坏消息,蚊虫一样到处乱撞,撞到谁家,谁家就塌了天。现在,鞠广大家塌了天,鞠广大却没有半点准备。听到喊声,他身子抖了一下,之后顺脚手架往下看。民工们蚂蚁一样往楼壳外移动,手里端着饭钵饭盒。他们听到喊声,打了个停,也仰起脸,但没一会儿,就又往食堂涌去。鞠广大从脚手架往下下时,只听喊声又一次响起,但这次,喊的不是鞠广大,而是鞠福生,“鞠福生,恁妈死啦——”

鞠福生是鞠广大的儿子,也在这个工地当民工。跟儿子同在一个工地,是鞠广大最怕人知道的事儿,半年来,为了保密,他们不住一个工棚,不在一起吃饭,即使在工地上相遇,也不认识似的,绝



不说话。偏偏,那声呼喊响彻了整个工地。鞠广大的脸顿时涨成猪肝,手在脚手架上一阵阵乱抖。如果前一声喊是一根针,它扎进鞠广大后背的同时,也扎进了鞠广大的心,那么后一声喊,便是一把带钩的刀子,它在鞠广大心窝上旋转了一下,将心扭成了血淋淋一团。因为它在向工地公布鞠广大和他的儿子都是民工的同时,印证了一个致命的事实,那便是,鞠广大的老婆真的死了,这怎么可能呢?

不可能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,鞠广大颤颤巍巍从脚手架上下来的时候,欧亮还站在流动的人群里东张西望。因为没有看见鞠广大,刀鞘脸呈出焦急。鞠广大虽踉踉跄跄,但步子迈得很大,他希望欧亮尽快发现他,闭上他那张臭嘴。可是,欧亮的目光偏偏越过了鞠广大,朝另一个方向看去,并毫不犹豫地又张开了嘴巴,“鞠广大——恁——”

声音刚刚在空气中滚开,一只拳头就砸向了欧亮后背,“奶奶的,闭上你的臭嘴。”欧亮没有防备,原地旋转一周半,之后一个趔趄坐到地上。当他终于反应过来,朝力量的始发处看去,鞠广大布满血丝的眼睛已恶狠狠地穿过他的眉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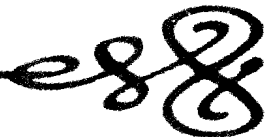
“谁老婆死了?”

“恁,恁老婆!”

“奶奶的,恁老婆才死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这人,俺刚才接的电话。”

鞠广大拳击欧亮,本是不想让他再喊,可一不留意,狠狠地咒出欧亮的老婆死了,有那么一瞬,鞠广大真的认为欧亮喊错了名报错了信儿。他的老婆才只有四十三岁,他的老婆从未得过病,半年前离家时,为他包酸菜馅饺子,蒸高粱米年糕,把屋子搅得热气腾腾,她怎么能死了?鞠广大逼视着欧亮,眼睛里有一丝骇人的光芒,好像欧亮如果不改口,不说是自己老婆死了,他鞠广大会把他剁成肉酱。可是很快,鞠广大眼睛里的光芒消失成一缕轻烟,随之而来的,是雾一样的迷蒙。欧亮的眼神、表情,都在向他证明,确实



是他鞠广大的老婆死了而不是别人，在以往的日子里，作为工长，作为工头妹夫的妹夫的欧亮，在民工中穿行，脸上罩的永远是傲慢、牛气，而现在，他看鞠广大的目光里，竟藏着同情和可怜，好像在说，你他妈的真是倒霉蛋！

鞠广大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干裂的嘴唇翕动两下，树桩一样一动不动了。

—

午饭，多么重要的午饭，却吃不成了。如果说民工们熬日头出大力奔的是年底的工钱，那么支撑他们向这个远大理想奔去的，便是每一天的每一顿饭了。虽然米饭常常夹生，虽然大白菜大酸菜清汤寡水，但胃需要它们。民工们的胃灌满它们，身子就会像充足了气的气球一样轻盈起来，搬多重的石头，递多快的砖，都不会呼哧呼哧大喘气。鞠福生是抢饭的好手，只要哨响，无论在几楼干活，他总能第一个溜到最前边，和他一块名列前茅的，还有吉林来的李三，浙江来的宋奎。他们疯抢站一排的样子，好像他们会因为先吃而多吃多占，事实上这根本不可能。工地上严格规定，每顿饭每人只盛饭一次，而只要他们盛过一次饭，那掌勺的胖子便牢记在心。有一回，吉林来的李三吃完一轮，将饭盒刮净，再去站队，大老远的，掌勺的胖子就喊过来，哪个小子不想要工钱就再来一勺！吓得李三撒腿就跑。可是不管怎样，他们就是要抢，他们年轻，他们胃功能好，他们容易饿，他们更愿意在抢中制造一些乐趣。他们在很多的时候是跟水泥沙子厮混，跟钢筋砖头厮混，碰到哪里都是硬的，而食堂里抢着站队，后背贴着胸膛，肉身贴着肉身，他们会感到一种喧腾腾的温暖，那温暖在他们背井离乡的生活中很少有。那温暖常让鞠福生想起母亲多年之前的拥抱，那温暖由一种气息生成，在饭菜还没有流到他的胃之前，就让他轻盈起来。他们提前进入了他们一年当中快乐的时刻，或者，因为这种温暖的铺垫，使他们进餐的快乐有一个质的飞跃，一个可喜的高度。怎么说呢，反



正,吃饭和抢着吃饭,在年轻民工的生活里,在鞠福生的生活里,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事,是一件他们不想体会又不得不体会的好事。鞠福生就是在这样深深体会温暖,并由温暖渐而进入快乐的时刻,被一个人从队伍中拽出来的。

鞠福生被一个人从吃饭的队伍中拽了出来,继而,鞠福生看到,他的父亲穿过人群,朝食堂外边走去。鞠福生愣了一下,之后,放下一直将饭盒举在头上的手,一声不响跟在后边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他只知道那暖烘烘的轻盈的感觉在离他远去,弥漫在鼻子外边香喷喷的饭味被一股黏腻腻的风替代。有一刻,鞠福生停下来,朝后边的打饭口望了望,想返身回到队伍中。他想不通,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能等吃了饭再说?!

父与子在脚手架下走近的时候,只听鞠广大沙哑着声音说:还抢什么饭,你妈死了!抢饭和妈死了,没有必然联系,可是妈死了,确实不能抢饭,这是必然的。妈怎么能死了?鞠福生显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瞪大眼睛直直盯着父亲,但父亲没有重复刚才的话,只接着说:赶紧收拾东西,赶下晌火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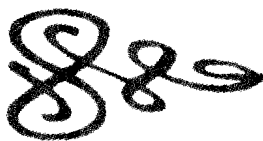
鞠福生一时间愣在那里。妈死了,理性告诉他,这是天塌下来的祸事,可是感情上,鞠福生却找不到悲伤的感觉。在那样的时刻,鞠福生非常想找到悲伤的感觉,想哭,可是,他找不到。他除了感到饿还是饿,只有饿在他的感觉里是真实的,是不可抗拒的。他的眼前,一直晃动着李三和宋奎的身影。

随父亲一道,鞠福生也朝三号楼的楼壳子走去。这是他们居住的地方,才搬进不足半个月。楼壳没有起来之前,他们住在建筑区外边的工棚里,是几辆旧客车的车体。因为车体太薄,经不住日晒,棚子里热得晚上无法睡觉,加上臭脚汗脚招来蚊虫,工棚简直就是厕所一样的气味。在那厕所一样的工棚里,鞠福生度过了长这么大以来最最痛苦的日子——那是所有当民工的人都要经历的第一次——第一次住工棚,第一次与臭鞋烂袜沤在一起。鞠福生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第一次,翻过来,是浓浓的汗臭,覆过去,是浓浓



的臭汗，有一回，刚一翻身，身边民工的一声响屁正好冲他放出，他于是哇的一声，胃肠开始翻江倒海。那天晚上，要不是兜里没钱，要不是想到父亲会发火，他很可能就登上了回乡的火车。他没走，他咬了咬牙，度过了最初的日子。后来工地施工紧张，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，由疲累生成的困乏便拯救了他的夜晚，臭气冲天的工棚成了鼾声淋漓的温柔乡。有时起夜，也闻到臭味，但来不及体会就混沌过去。搬到楼里那天，工地上下一片欢腾，鞠福生和几个小青年冲着嗓子吼了半夜，他们都是十八九岁，都是第一次出来当民工，亦都是第一次住进自己盖的楼里，虽只是一个空壳，但那里宽敞，通风透气好，他们窜改了江涛主唱的《愚公移山》的歌词，他们唱“盖楼难啊住楼难，可是后来人，为你感叹——”，他们本是为自己的解放而吼，可当吼出这样一句歌词，鞠福生真的体会到自己住在自己劳动成果里的快乐。可是，就是那天晚上，他挨了父亲的耳光。黑灯瞎火，他并没看清打他的是谁，但他知道那一定是父亲。父亲打了他，却没说一句话，转身就走。摸着呼呼发热的脸腮，鞠福生憋足了劲，猛地又亮了一嗓，“可是后来人，为你感叹——”，声音把楼道震得颤了起来，但声音没有引回愤怒的父亲——父亲管他，却绝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是他的父亲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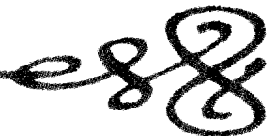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民工们转移了战场，工地上分外寂静，日光从天空洒下来，掉进脚手架的方格，使鞠广大穿在楼道里的身影有些迷离。自鞠广大清醒是自己遭遇不幸而不是其他什么人，便决定做两件事：第一，找儿子；第二，取回工具。鞠广大再次攀上脚手架，鞠广大明显感到身子发软，腿发飘，以至攀到楼顶时，眼睛突然一黑，天旋地转起来。鞠广大握紧铁架，闭上眼睛，许久不敢抬头。当眼前闪烁的金星贼一样溜走，鞠广大抬起头来，睁开眼睛，他看到了那只平平的泥板和乖乖的瓦刀。它们躺在那里，静静的仿佛已经清楚发生了什么。事实上，主人清楚了，它们自然就清楚了，它们跟了鞠广大十几年了，它们相互磨光了平面，磨尖了利刃，一对兄妹一样



跟随他走南闯北。可是，当鞠广大把它们拿到手中，一个念头在心头忽地一闪，老婆死了，要它们还有什么用吗？

不管鞠广大愿不愿意他的儿子像他，或者，他像他的儿子，此时此刻，有一个感受，他和他的儿子是一样的，那就是，哭不出来，找不到悲伤的感觉。鞠广大取回工具，将它们卷进行李，鞠广大一遍遍想，老婆死了，老婆从此闭上了眼，看不到他鞠广大也看不到儿子了，更看不到冬天挣回家的票子了，每年到了冬天，他把票子扔到炕上，老婆都欢喜得不行，趴到炕上一扑把钱揽在怀里，她那揽的样子，好像那钱是一些鸥鸟，一不小心就会飞走……可是，意识里的事一直就在意识里，它们坚硬地穿过他的脑袋和心，让他只看到赤裸裸的事实而看不到感情。有的时候，鞠广大还是能够看到自己感情的，比如刚搬到楼里那晚，儿子伙同那些愣头青们狂吼“盖楼难啊住楼难，可是后来人，为你感叹——”，他就哭了。他不知道那是一首什么歌，也从没有听到过，可那歌词他听懂了，那歌词嵌在那样的曲调里，被他们一遍遍重复时，仿佛有一汪水漫到了他的心窝和胸腔，使他一瞬间满口满眼都是雾，身体在水的世界里沉浮，各个部位都苏醒了，都有了潮湿的、滋润开来的感觉，后来，渐渐的，他被水灌满，淹没，就沉到了水底，就支撑不住，就想放声大哭。鞠广大清楚儿子们狂吼是因为高兴，可是他受不了这高兴，儿子们的高兴让他陷入了一种感情——一种说不清楚是悲还是喜的感情，一种平常得他难以见到的感情。他不想看到自己的感情，于是他摸黑走近儿子，实施了做父亲的暴力。感情，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，该来时不来，不该来时，又汹涌澎湃地乱来。此时此刻，鞠广大被感情这怪物给镇住了。

鞠福生和父亲住在一个楼壳子里，却不在一个屋。所谓床，就是用木板搭起的通铺，通铺上再放上草垫子。因为是夏秋之交，天气暖和，民工们极少铺褥子。有的从家出来，压根儿就没带什么褥子，光光一个肉身滚来滚去，反而省事。鞠福生因为第一次出来，母亲给他做了簇新的被褥，可到工地没几天大家混熟，夜里就被从



褥子上掀起，“就你身子金贵，快滚下来！”早已同民工打成一片的鞠福生，看着空落落脏兮兮的床铺，不知道父亲指的收拾东西是什么意思。行李回来还要用的，而作为小工，一把铁锹一双手就是他的全部工具，还有什么可收拾的呢。

鞠福生在通铺前站了一会儿，之后，将行李放开，重新卷紧，往墙上推了推，正推时，只听里边传来一声闷骂：还不打行李！你以为走了还能回来？！鞠福生愣住了，难道妈死了，民工也……这时，一个影像突然浮现在鞠福生眼前，那是刘长生，三个月前他儿子死了，他回家办丧事，十天回工地，工头坚决不用，说这是工地的规矩，走了就走了，别想再回来，要不大家进进出出工地就乱了套。话听起来有理，其实是借机克扣民工工钱。儿子死了，又断了活路，断了前几个月的工钱，刘长生在工地上哭闹了两天。那两天，工地上一片寂静，只有搅拌机的隆隆声而没有说话声，以至刘长生走后的好多天，工地上都毫无生气，仿佛遭了一场严霜。想起这个事实，鞠福生不禁打了一个冷战，真的感到了一种萧瑟的冷意。如果说妈死了是飞来的横祸，那么回不了工地，便是这横祸上的严霜，因为他和父亲已经在这里干了六个月，六个月的工白出了，这是多大的损失啊！

不到十分钟，鞠广大和鞠福生就把行李卷儿捆好了。鞠福生往行李里裹饭盒时，饥饿已经丢到九霄云外，因为他在恨一个人。恨使他的胃充盈起来。倒是鞠广大打完行李，听到肚子在叽哇乱叫。父与子打好行李，背起来，一个站在里屋，一个站在外屋。儿子在等父亲先走，儿子想以对父亲的服从，来表达对父亲的体谅。半年来，他一直与父亲对立、别扭，不他不听他，独往独来。可是，鞠福生却又听到一声闷骂：“还不快走！”

厮守了六个月的工地就要撤出了，鞠广大在走出楼壳子的时候，下意识地停了下来，朝后边看了看。撤出工地，是每一个民工从住进工地开始，就升腾在内心的一个梦想。他们不喜欢工地，又不得不住进工地，于是苦熬苦干几个月，再撤出工地便成了他们燃